

白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十二金钗

下卷

十二金



钱鏰

白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下卷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金钱镖/白羽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.8

ISBN 7-5354-2080-X

I.十…

II.白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4094 号

责任编辑:钱文亮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孝感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6.875 插页:4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860 千字 印数:1-6000 套

定价:48.00 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狭路相逢智囊问衅
短兵乍接飞盗争锋

俞剑平目对强敌，还想较问；蛇焰箭岳俊超很不服气，道：“哪有这些闲白！”“嘭”地一下，又发出一支火箭。那人呼的一声，肥大袖子往左一拂，未见他身形作势，已腾身向左，直跃出丈余远，身形一落，单足着地。“金鸡独立”一亮式，嘿嘿冷笑，猛若雄狮，静如山岳。旋即一转身，挡住俞、岳，手挥短兵刃，向同伴忙打招呼。看意思，是催同伴把受伤的人救回，再将自己人聚在一处。

• 551 •

兵！”

陡然听敌人冷冷地喝道：“先礼后兵，你们钱镖、火箭打得真好！我也有点小玩意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姓俞的接着！”一扬手，“嗤嗤嗤”飞打出三个小小的暗器，三缕寒风破空吹来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急一拖岳俊超，火速地一伏身。黑影中看不出来是何物；但俞剑平武功精熟，只遥辨敌手，近听风势，便已猜知暗器三粒是照自己何处打来。细辨破空之声，更知敌人这手发的三粒暗器不是煌石，即是铁莲子。

这三粒暗器如电光石火般飞来，第一粒奔俞剑平左眉尖“阳白穴”，俞剑平急急地一伏身。这第二粒奔左肋“太乙穴”，俞剑平顺势用“搂膝绕步”，身回势转，贴着肋旁，把暗器让过去。第三粒奔下盘“血海穴”打来，俞剑平运用轻功提纵术“一鹤冲天”的绝技，身躯凭空拔起。（叶批：只能躲而不能接，已暗透消息矣。）

三粒暗器都已落空，全被俞三胜避开了。冷不防敌人还有第四粒、第五粒、第六粒，照岳俊超打来。岳俊超挺刀一削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把先头的一粒磕飞。后到一粒急闪不及，“啪”的一下，膝骨一软，瘫跪在地上。竟被敌人打中了十二处软麻穴之一的“环跳穴”。青年壮士强忍不哼，挣扎欲起。犹恐俞剑平疏神大意，栽了跟头，连忙叫道：“俞大哥，留神穴道！”

俞剑平不由一震，乍躲暗器时，约略方位，本已猜疑敌人手法似谳打穴，现在果然不假。这么黑的天，敌人认穴竟如此准确，又是连环打法，虽说相距很近，然而这目力、这手劲，实不在自己以下。这人若是那个什么飞豹子，那么飞豹子真是一个可怕的敌人；这人若不是飞豹子，手下竟是这样能人，他的声势尤其可怕。

这样存想，讨镖斗技真乃辣手；但是越这么样，越发地激怒了俞剑平，抛起了他的敌忾之心。悄悄一探囊，取出一物，复一

回手拔剑，厉声叫道：“好朋友，好手法！但是你瞄准了打。专冲我姓俞的来。大黑的天，不要认错了人！……”顿时一挪步，要抢越到岳俊超前面。

这人真是劲敌，非常手快，未等得俞剑平话说完，第五粒暗器打中岳俊超，第六粒便手下留情，不便再向岳俊超发。猛向前一扑身，喝道：“姓俞的！接这个！”一转腕，斜奔俞剑平打来。

两人愈逼愈近，相隔三丈内外。这一招发出来，手劲猛，取准切，改打中路，竟照俞镖头胸前下来。俞剑平双目炯炯，虚将剑一扬，已防到这招。突然一扭腰，百忙中戴上皮手套，左掌硬往暗器一抄，叫道一声：“好招！风市穴！”这一下，彼方刚出手，此方便入握，就像长衫客把暗器飞递到俞剑平手中一样。小小暗器此发彼接，各伸猿臂，也不过掠空飞出两丈七八，便换了手。

俞剑平冒险夜接暗器，入握只一捻，恍然明白了。立即喝道：“好菩提子！朋友奉还你！”突然一扬把，这时节，两人相距又近，已不过两丈多；“嗤”的一声，破空轻啸，敌人把肥袖应招一抖，立刻“呛”的一声响。敌人“咦”的一声微呼，猛向后倒蹿回去。

俞剑平吐了一口气，不敢追敌，惊疑参半。趁这夹空，右手提剑，急急的伸左手来掖岳俊超。岳俊超左腿疼麻痒交作，竟如瘫痪了一般，连右腿也不能伸缩自如了。他低叫道：“俞大哥，我教贼子打中‘环跳穴’了。”

俞剑平忙道：“四弟，不要紧！”趁敌人已退，急急地换剑交于左掌，伸右掌忙忙地照岳俊超“伏兔穴”一点，叫道：“岳四弟，行了，快快退下去！”岳俊超应声站起。

哪知敌人接着俞剑平的暗器，退回身，也用手一捻，一阵狂笑道：“好一个十二金钱！你竟把我的菩提子留下了，你还是饶上你那一枚宝贝金钱镖，也不心疼？俞朋友，我这里得了你五钱

镖，你接了我一个菩提子，五个换一个，我倒沾光不小，我谢谢吧。但是，我们还得领教你的奇门十三剑，究竟是怎样神奇奥妙，英雄无敌！”说着，“恶虎扑食”，猛往前蹿，提手中短兵刃，飞身一掠丈余，照俞剑平后心“玄枢穴”打来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右手持剑防身，左手刚把岳俊超曳起，斜身急退。就在这刹那间，侧面一阵劲风袭来。俞剑平欲待旋身招架，却是不难；无奈他须顾虑到摇摇欲倒的岳俊超。岳俊超穴道被打处，血脉乍通，麻软无力，就如寻常人们压麻了腿一样。乘这寸隙，敌人已如飞似的扑到，敌招已如飞似的发出来。

俞剑平把牙一咬，左臂急急往回一撤。岳俊超脚下刚刚一软，不等他要打跌；俞剑平早舒左腕，照岳俊超肋下腰上一横，运太极拳内力，振臂往外一挥，“唰”地一声，岳俊超竟被挥出七八尺以外，轻轻的落在地上。

这分际真个是间不容发。十二金钱俞剑平刚刚的振左臂一挥，长衫敌影的短兵刃已到背后。俞剑平趁这左臂一挥之力，左手剑诀一领，左脚往左跨半步，右腿只一提，下护其裆，身躯半转，侧目回睨，展奇门十三剑救急绝招“杨枝滴露”，不架敌招，反截敌腕。三尺八寸的青锋，迅如电掣，剑尖下划，恰找敌手的脉门；虽然夜暗势骤，不差分毫。

这一招所谓“善战者攻敌必救”！顿时反守为攻，把敌招破开。敌人迅猛的招数竟未得手。但这敌人也好生厉害，只见俞剑平一闪，立刻明白了来意；顿时一甩腕，把手中怪兵刃收回，手腕一翻，复又变招进攻；用“腕底翻云”，横截俞剑平的剑身。

俞剑平倏然应招发招，往下一塌腰，掐剑诀，领剑锋，剑走轻灵；圈回来，发回去，“春云乍展”，照敌人右肋后“魂门穴”点去。敌人“唰”的一晃，身形快如飘风，不迟不早，单等得俞剑平的剑往外刚刚撒出来；他这才霍然一旋身，一个盘旋，转到俞剑平的左肩后，喝一声：“打！”照十二金钱的右耳后“窍阴

穴”打去。俞剑平一剑走空，顿知不妙；丹田一提气，急耸身，“飏”的蹿出二尺多远。凝身止步，叫了一声：“朋友！”长衫敌人一步不放松，半句不答腔，哑吃哑打，立刻跟踪又上。

俞剑平勃然大怒，立刻整剑迎敌。骤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长衫客忽然出了声，叫道：“呔，休使暗器！”把欧联奎一只镖打飞。手中短兵器一举，仍奔俞剑平，“金龙探爪”，骤照肋骨“太乙穴”打来。

俞剑平一闪身，往前一跨步，斜身塌步，左手剑诀往前一探，右手剑“金雕展翅”，往外疾展，冷森森的剑锋猛削敌人的右肩臂；长衫敌人抽招换式，往下略退，复又进攻。猛听得黑影闪中，一声大喝：“朋友飞豹子久违了！我姓胡的今天有缘，咱们讲讲吧！”双牌一展，远远地如箭驰到。正是失镖的正主铁牌手胡孟刚。

这时候，长衫敌影挥短兵器，已经探身朝俞剑平第三次击来。俞剑平挥剑迎敌，只一削，敌刃骤然收回。铁牌手胡孟刚趁此时，挥双牌闯入，咬牙痛恨敌人，破死命的并双牌，直袭后路，照敌人脑门狠狠砸下。

长衫敌影见双牌扑到，忽一声长笑，“唰”地侧身一闪，直蹿出两丈以外。他竟不迎敌，似畏夹攻，口中低啸了一声，忽往斜刺里退下去。未容他走开，突又有一道蓝焰飞来。岳俊超穴道已通，已能行动自如了，羞忿之下，霍地跳起来，认定贼人陡发一矢，聊泄积忿。

欧联奎跟上数步，抖手又发出一镖。那长衫客飘身连闪，俱都避开。也一抖手，连发出数粒铁菩提。欧联奎相距最近，肩头上重重挨了一下，连忙退后抚伤，镖行余众仍扑奔过去。贼人的同党不容镖客攒攻一人，立刻一声呼哨，青纱帐外，八九条人影一齐扑上来。一面发暗器，一面应援长衫客。

顿时间双方暗器齐投，纷如骤雨。夜行人身边带的暗器绝不

比军卒弓箭那么多。金镖一槽三支、六支；袖箭一匣三支、十二支；甩手箭十二枚；金钱镖十二枚；铁莲子三粒为常，顶多的十八粒；菩提子三十六粒；飞蝗石一囊也有三四十枚；唯有弹弓子最多，百八十颗，都不一定。因此这些夜行人打来打去，舍不得多发；眨眼间发出过半数，便不肯滥发了。于是各挥兵刃，近前肉搏。这群镖客与这拦路的贼党，在青纱帐间乱窜乱打起来。

那个长衫敌影显似盗酋。铁牌手胡孟刚一路急攻，战退其他贼人，挥舞双牌猛冲，刚扑到长衫影的对面；约略敌形，细辨兵刃，果真是当日劫镖的老人。仍然不放心，连呼九股烟乔茂，教他再细认认。九股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人影乱窜，也听不见他答应。铁牌手越怒，挥动铁牌。凑近俞剑平，连呼道：“俞大哥，这就是飞豹子，劫镖的就是他！俞大哥，咱哥们向他领教！”（叶批：细辨兵刃，已不打自招矣！）

俞剑平还想向飞豹子诘问弊端，为什么劫镖，因何事寻仇。但是长衫客一见铁牌手驰到，冷冷地一笑，猛抽身，挥动短兵器，一路疾战。招呼同党，奔向青纱帐，竟拟夺路逃走。

恰巧姜羽冲率两个镖师赶到，迎面一拦，大喊道：“朋友！有话对你讲。你找姓俞的，姓俞的已经应邀来了，好朋友有话请说吧！在下姓姜，名叫姜羽冲，乃是给二位了事来的，也可以说是……”

还未说完，那长衫敌影猛然一冲，已率群寇突入青纱帐里。长笑一声道：“哦，好！你就是姜羽冲，你也来了！……”

姜羽冲忙截住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姜羽冲，我便是给俞某人赔礼来的。姓俞的究竟是从哪点上开罪了你老兄？请你明点出来。就是你替朋友出头，也请挑明了。我敢说姓俞的交朋友最能吃亏让人，只要是姓俞的不对，你老兄划出道儿来；当着双方的朋友，他一定输情赔礼，教好朋友顺过气来。哪怕是磕头拜山，他绝不含糊。飞豹子好朋友，是时候了，该挑帘了，可以把真面

目、真姓名亮出来了。我姜羽冲专为给两位和事而来，决不敢偏向一方。朋友你……”

猛听那长衫客桀桀地怪笑道：“住口！姜朋友，告诉你，你这一篇话算白说！我跟你一样，都是给人家捧臭脚，帮忙跑狗腿的。我们瓢把子到底跟姓俞的有仇没仇，我全不知道，也管不着。在下不过要会会高贤，领教领教俞大剑客的武学。我不过是飞豹子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；听说俞剑平俞大剑客，俞老镖头，拳、剑、镖三绝技，威名震江南，盖山东，深得文登丁老英雄的秘传。我们瓢把子钦佩得了不得，这才在俞镖头驾前献拙求教，卖了这一手。把他的镖旗借下来，无非是瞻仰瞻仰；二十万盐帑也只是拿过来，当催请柬帖。现在好了，俞大剑客已经邀到，还引见来许多位武林朋友。诸位朋友不要误会，这只是飞豹子和十二金钱的交道，与诸位无干。诸位和在下一样，都是给朋友帮忙，有向灯的，就有向火的，诸位请谅情。现在我们瓢把子已经在鬼门关竭诚候驾，俞大剑客，请你赐教赏脸！……”

长衫客说到这里，一侧身，又冲俞剑平发话道：“俞镖头，飞豹子前头等着你哩。久闻你道儿宽，招子亮，智多眼亦明，你看错了人。拿着我一个无名小喽罗当做大将，可就输眼丢身份了。打起精神来在鬼门关露吧；鬼门关前才是你逞能的地方。你的拳、剑、镖三绝技，我已经领略过半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哈哈哈哈哈，名不虚传；多谢你手下留情，没有打着我的穴道，也没扎死我。”（叶批：且住：作者至此仍故弄玄虚，未免多此一举！）

他复一侧身，对姜羽冲叫道：“姜羽冲大剑客，我也久仰你是名家之子、名门之徒。哎呀，幸会之至！你是打穴名家。等到鬼门关，我还要领教你的手法哩。现在，姓姜的，我先领教领教你接镖的好手段。呔，接着！”一扬手，“唰”地一粒铁菩提，照着姜羽冲劈面打来。

俞剑平、姜羽冲等见这长衫客武功奋迅，力战无言。忽然听

他发话，不由一齐上步，提神按剑，要听听口气，猜测隙端。不想他又猝然发出暗器。姜羽冲急急地一闪身，铁菩提擦身而过。跟着铁菩提，唰唰唰，一连气就是六下。这个长衫客竟跟说了事的人打起来。

俞剑平不由勃然大怒，俞剑平虽然有涵养，曾历艰辛，忍人所不能忍；但听这一番冷讥热嘲，也受不住，不由得一摸袖底，为援应姜羽冲，竟从长衫客背后阴使秘技，再捻钱镖，“铮”的一声轻啸，“刘海洒金钱”。这二指猛捻，连翩发出钱镖三枚，左右中三路同时打到。长衫客真是背后有眼，霍地一转身，展开了“铁板桥”，“哎呀”一声道：“没打着！”姜羽冲却因为距离太近，被他六粒铁菩提打得手忙脚乱，俞剑平见状愕然，不禁寒心。

那长衫客一声长笑道：“我催驾迎客，公事办完了，鬼门关前再见！”喝一声：“走！”“吱”地响起胡哨。八九条黑影纷纷窜动。青纱帐簌簌地一阵乱响。群贼各展兵刃，如飞地投向西南而去。

姜羽冲喝道：“朋友别走！”急挥剑冲击，那长衫客预防到这一手，竟单人独马的断后，一横他的短兵刃，与两个穿短装夜行衣的同伴把路挡住；其余贼党夺路急走。众镖客呼啸一声，分两面包抄追赶过来。

姜羽冲悲极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朋友赏脸，我也要领教领教哩！”轻飘飘飞身一窜，单剑一挺，进刺敌人。这长衫客仍挥动他那古怪的短兵刃，往姜羽冲的剑上一搭，用力一接，陡然翻上来，照姜羽冲乳下“天池穴”便打。

姜羽冲一退，剑诀一领，唰地一连三剑，照敌人猛刺。长衫客把他那二尺许长的怪兵刃信手挥动，“叮当”一声，冲开剑花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又照姜羽冲上盘“神庭穴”一指。就好像电光石火一般，腕力既猛，手法尤快。

姜羽冲奋力招架，才将敌招拆开；不由得勃然大怒，一退

步，插剑归鞘。一探手，把他的那对判官笔掣出来，切齿叫道：“飞豹子，你原来也会打穴！好，这更要领教了。”判官笔一指，复又冲击过来。

两个人顿时各展开打穴法，斗在一处。既换了兵刃，两人迫近；姜羽冲一面打，一面注视敌刃、敌貌。敌刃短得古怪，敌貌头顶大帽，也似戴着面具，认不出来；只在帽檐口看见一对豹子眼，闪闪含光。当下各不相让，打得很激烈。

长衫敌影并不想和姜羽冲真打。姜羽冲运用判官笔，只发了两三招；长衫敌影用他那怪兵刃一冲，忽又不当点穴辄用，改做短剑。猛然地往前一突击，把姜羽冲冲得侧身让招。长衫客一声冷笑，急招呼道：“走！”立刻，相随在他身后的两个夜行人跟踪而上，从姜羽冲身边窜过去。姜羽冲急用判官笔阻挡；长衫客顿时横身招架，他的同伴趁机撤退下去一半。还有三四个贼党一步落后，被铁牌手胡孟刚率几个镖客拦路挡住。胡孟刚舞动双牌，厉声叫道：“哪里走！”镖客、贼党顿时又乱战起来。

长衫客如生龙活虎一般，回身索战，重向姜羽冲这边一冲；忽双足一顿，“飏”地飞掠过去，斜扑到铁牌手胡孟刚身后。姜羽冲一领判官笔，跟踪急进。长衫客好快的身法，只半步占先，将怪兵刃一伸；一声不响照胡孟刚脊背“玄枢穴”猛打过来。

姜羽冲大呼道：“留神！”铁牌手回手一亮铁牌，“当”的一下，竟没磕飞敌人兵器。敌人兵器倒趁势一转，“唰”地掣回去。“唰”地一窜，斜扑到胡孟刚左侧前方去了。胡孟刚借旋身之力，急急地往旁边一退。黑影中，敌人飘飘的长衫，襟短袖长，是那么肥大，挽着袖子，紧着腰带，衣服不利落，功夫却很利落。铁牌手骂道：“飞豹子，是你！”双牌一展，进步欺身；左手牌往下一沉，右手牌提起来，迎头进攻，斜肩带臂，照敌人劈下去。智囊姜羽冲挺一对判官笔，恰也追到敌人背后；人未到笔先点。一股寒风袭到，敌人顿时要腹背受敌。

这时节突有一个敌影跃上来，把姜羽冲挡住。姜羽冲用判官笔一指，略辨敌影，是个黑大汉，使锯齿刀；刀光挥霍，恨不得一下把姜羽冲劈倒。那智囊姜羽冲的判官笔善打二十四道大穴，和俞剑平的钱镖在江北江南同负盛名。虽然刀长笔短，这黑大汉的锯齿刀竟被小小一对判官笔逼得倒退。

那一边，胡孟刚舞双牌，狠斗长衫客。长衫客更不还招，也不再多话，与胡孟刚连拆三五招，便眼光四射；忽飞身一跃，抛下铁牌手，掩到镖客欧联奎、叶良栋背后。却被李尚桐、阮佩韦同时瞥见，哗然叫道：“快看身后。”

李尚桐、阮佩韦受了暗器，愧耻之余，把兵刃一紧，与欧联奎、叶良栋、正在协力攒攻三个贼党，想把贼人围住活擒。贼党不肯恋战，急忙夺路，到底被阮、李不要命地抄过去，把退路剪断。于是两面包抄，眼看得手，四镖客方自欣然；冷不防长衫客一阵劲风扑到，怪兵刃“白蛇吐信”，先探过来，一声断喝，照欧联奎“魂门穴”打到。

欧联奎霍地一转身，喝一声：“呔！”眼看怪兵刃一变招，就势又一送，改照欧联奎“伏兔穴”抹下来。欧联奎钢刀一扫，照敌刃切藕磕去。

长衫客这一招却是虚招，不等刀到，一斜身，收招改式；只一旋身，“飏”地冲到叶良栋背后。叶良栋也急急地一转身挥刀。长衫客“唰”地又一转，陡然一冲，疾如骇浪，奔阮佩韦扑来。阮佩韦咬牙切齿，挥刀拒战。哪知长衫客的怪兵刃好像奔阮佩韦面门打来，阮佩韦急急地一转身，才展刀锋，长衫客唰地又扑到李尚桐左侧。（叶批：声东击西，以虚打实。端的笔挟狂飙，写得快绝！）

一霎时，长衫客急袭四镖客，也不过一晃一闪，一闪一晃，仿佛在四镖客身旁一掠而过似的；可是已经连下五招毒手了。四个镖客一齐迎敌，却正中长衫客的圈套。陡听他哈哈一笑，疾

呼道：“伙计还不快走！”三个被围的贼党，趁着四镖客招架的间隙，一个个飏飏，连连窜跃，一抹地抢奔西南。

众镖客不甘上当，十二金钱俞剑平、智囊姜羽冲、铁牌手胡孟刚疾呼同伴，跟踪急追。岳俊超精力已复，先放了一支火箭，与飞狐孟震洋、铁布衫屠炳烈三个青年刀剑齐上，偕奔长衫客攻来。其余镖客便持孔明灯、抡兵刃，结伴分路追赶余贼。

长衫客胆大异常，手持怪兵刃，眼望同伴一一退净，他这才一转身，夺路疾走。众镖客大叫：“哪里走？”

长衫客抖手一捻铁菩提，屠炳烈抚胸急退下来，骂道：“好东西，打得真狠啊！”多亏他有铁布衫横练的功夫才没被打坏，但是也觉得穴道上发麻了。孟震洋大惊，忙上前援助。其余镖客睹状愕然，同伴受伤，义难弃置，只这一迟慢，长衫客如飞地退走。

众镖客互相传呼：“飞豹子跑了！”重复追赶上去。俞剑平、姜羽冲、胡孟刚急忙拦住道：“我们追这个点子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往那边绕过青纱帐去堵！”于是俞、胡、姜三武师展开了剑、笔、双牌，放松他人，专缀长衫客。长衫客顺着土路，一直冲入青纱帐。俞、胡、姜三人把埋伏危险，一切置之度外，也立刻追入青纱帐去。

土路两边青纱帐，排山倒海的倒下去，十几个贼党分作两拨在前跑，由长衫客断后。二十来个镖客分做两拨在后追，由俞、胡、姜打前锋在前。论势力，贼比镖客差一倍；论形势，则一暗一明，镖客们未免吃亏；论脚程，贼人未必快，却是镖客追入青纱帐内，多少怀着顾忌，防着暗算。当下只几个转弯，相隔已六七丈远了。贼人的踪迹仍跑不掉，土路上看得出人影，禾田内听得见踏声。

俞剑平、胡孟刚、姜羽冲三人挺剑、执笔、舞双牌，分头追逐。长衫客一头退入青纱帐内，桀桀地狂笑道：“朋友，鬼门关

前相见吧！有能耐往那里施展。”簌簌地一阵田禾骤响，忽又沉寂，似乎远远走开了。

胡、姜二人一声不响，从背后轻轻掩入高粱棵内。十二金钱俞剑平一步占着先，从斜刺里抄进去。一片片的青纱帐遮住视线，追者全仗耳音，帮助目力，但是声音有时靠不住，也许贼人故使声东击西之计。

俞剑平加倍小心，不令禾秆发声，无如这长衫客似熟悉高粱棵的战术，容得镖师深入青纱帐内，立刻回头窥望。就田禾波动之势，沙沙之声，从暗中揣测追兵的趋向；似已知道后追的两个人至少相隔八九丈以外。从路边斜刺堵来的一个人，虽然脚步轻蹶，却已晓得他追近了，不过在五丈以内。长衫客便一捻铁菩提子，伏下腰，就禾隙再看；不能扬手，腕下用力，只一弹，“唰”地打出一粒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胆敢深入，早已提神。在风吹禾动、万籁争鸣中，居然辨得出暗器破空之声；他轻轻一闪，“啪哒”一下，铁菩提落空。但这一躲，触动了禾秆。禾秆“哗啦”一声，俞剑平就势往外一窜，果然身旁“啪哒”的又一响，“啪哒”的再响，铁菩提一发就是三粒，俞剑平全闪开了。

俞剑平的隐身处已为敌人测出，而敌人的趋向也为俞剑平看准。这一路奔逐，他们两方已经眼看要转出青纱帐以外了。

俞剑平闪目一寻，略辨地势，知道敌人欲遁，必须掠过眼前这片青纱帐，才能投奔那边大道。暗摸袖底，捻出三枚钱镖。贼人只一离青纱帐，自己便可拿这三枚钱镖，把他挡住。贼人虽是劲敌，钱镖未必能够取胜；但是自己这边人多，借这一阻，定可纠众把他围住。俞剑平暗暗欢喜起来，屏息侧立，扼住要路。

忽然迎面簌簌一声，俞剑平立刻把剑交到左手，右手掂钱镖一比。他左手右手皆能发镖，只是右手比较顺手，发得更远，更有力。还没等往外发，立刻收招，听出声息不对。簌簌一阵响过

去，智囊姜羽冲头一个窜出来；胡孟刚第二个窜出来。长衫敌影竟没出现，似已转走别道，不奔鬼门关，改奔东南下去了。

胡孟刚大怒，奔上来叫道：“这东西竟会独自溜了，把他们同党抛下来不管不成？”

俞剑平道：“我们监视得很严，他不会逃开的。除非他又退回原路去……”一言未了，“砰”的一声；隔着面前的青纱帐，在东一面忽发蓝焰，喊声大起。三镖头心中一动，急急地张目四寻，旁有一棵大树，铁牌手胡孟刚把双牌往腰中一挂，便要上树远望。不意此时九股烟忽然冒出来，大呼小叫地喊道：“胡镖头快来，胡镖头快来，豹子头在这里啦！”

胡孟刚刚上了树，霍地又跳下来，不暇他问，急问：“点子现在在哪里？准是他么？”

九股烟喘不成声，只一指后面偏东的一片竹林。俞剑平、姜羽冲、胡孟刚急翻身往回追，绕过青纱帐，横穿土路；陡见竹林前面人影乱窜，刀兵叮当乱响，约有七八对人影，正在捉对厮杀。

孟震洋、屠炳烈、李尚桐、孟广洪等几个青年镖客，穷追贼党，乱踏青苗，竟也把几个人追赶回来。眼看一拨贼党被逐飞奔，似已退避无路，竟不奔鬼门关，也不奔古堡，反而斜刺里绕起圈来。孟震洋等大喜，越追越近；看看要圈上他们。前面忽展开一片竹林，黑影中贼人扑到竹林边，顿然止步，回转身索战。

孟震洋猛力前追，不想长衫客忽又在此处出现。长衫飘飘，一路飞奔，看来竟是要接应同伙，往竹林后边退。岳俊超恰巧寻声赶到，一眼看出那长衫的肥影来，心中恼极、恨极；顿时开弓发箭，一声不响，“唰”地射出一道蓝焰。相隔只三丈余远，自信可以取胜，哪知仍被长衫客闪开了。却借这蓝焰一闪，众镖客顿时认清来影，呼喊放松余贼，一齐奔长衫客扑来。

长衫客长笑一声，挺身进搏，且战且走，绕着圈往竹林边退

去。越过竹林，贼人在那里预有埋伏，竟突然又窜出六七个人影来，两边一合，足有十二三人。由长衫客招呼着，把落了单的孟震洋、屠炳烈、李尚桐和刚赶来的岳俊超、阮佩韦，两面一堵，全围在核心。孟震洋、岳俊超只战长衫客，力仍不敌。李尚桐、阮佩韦、屠炳烈、孟广洪等，被群贼环攻，更是手忙脚乱。一霎时反客为主，转攻为守；镖行这边情势危急，眼看就要挫败。

忽然间九股烟引俞、胡、姜三人前来解围。黑影中，人踪奔驰，看不出为敌为友。屠炳烈大呼道：“好飞豹子，你们多少人啊！”口头骂阵，实是讯援。

胡孟刚远远地答了腔：“飞豹子，姓胡的跟你死约会，跑的不是好汉！”这一声喊，本为助声势，却收到意外的结果。贼党那边，胡哨声大起，竹林后黑影憧憧，另有骑马的贼人，牵出几匹空马来。长衫客远瞥一眼，未容俞、胡驰到，捷如飞鸟，挥短兵刃，以一人独挡群镖客；急催同党一个个飞身上马。他这才猛攻骤退，一扶马鞍，也飞身跨上坐骑；马上加鞭，掩护同党“喇”地撤退下去。

岳俊超、孟震洋、屠炳烈等不肯放松，挥汗急赶。竹林后阴阴地发出怪笑，喇地打出暗器来。那骑马断后的两个夜行人，便翻身回马一箭；孟震洋、屠炳烈急往两边一窜躲开。岳俊超忙拈出一支蛇焰箭，也照长衫客背后，送上一箭。马上长衫客镫里藏身，蓝焰过处，大笑着去了。

（叶批：本章一路写镖客失着，正反衬出飞豹子狡诈绝伦。此为“背面敷粉”大落墨写法。兵不厌诈，即是题中应有之意。）